

新民晚报

每当头上有风筝掠过,像自由的精灵在飞舞,便想起弄堂的童年。我爬上家里的屋顶,坐在“老虎窗”上,左手拿着线板放线,右手拉着线不断抖动,风筝越放越高。

儿时的风筝不像现在的风筝材质那么多,那么巧,花样繁多,我们只有双手,竹篾和薄纸,关心的是风筝飞得多高多远。

做风筝不算复杂,我弄堂有人丢弃的断扁担、破箩筐、竹篱笆,实在找不到就劈自家筷子笼里的筷子做风筝骨子。记得看到过曹家渡16路地铁站旁有家竹器店,师傅将竹篾浸水令其软身,再用刀将其剖开……我把二根筷子劈成四片,削成二横一纵的竹篾,二横的稍短,一纵的稍长,用铅笔刀片把三根竹篾刮削得粗细均匀、光滑,再用砂皮打磨一会就成了风筝骨子。我做的骨子呈“干”字形的骨架,用细线把三根竹篾扎紧,固定住。米没有糨糊,就用剩饭的米粒贴风筝纸。糊风筝的纸是去曹家渡战斗文具店买来的透明薄纸,更多的时候是撕下自己写毛笔的大楷薄纸,风筝的尾巴则是用写过的练习簿一节一节粘接成的,有二米多长。

做完,隔天我拿着风筝兴冲冲来到中山公园大草坪上。蔚然的天空中,已有几只翱翔的风筝。我左手拿起风筝,右手捏着线板,一直在草坪上狂奔,起初以为风筝升空了,直到我满头大汗跑累了停了下来,发现风筝却在草坪上被拖拽着,非但没飞起来,还拖坏了。心情糟透了。

回到家,我把拖坏的

风筝用薄纸打上了“补丁”。没心思再去中山公园了,就让弟弟在家门口搭的台子上,手撑着丫杈头,我把风筝线放在U形丫槽里,弟弟高高撑起,我在下面左手拿线板,右手拉着风筝线开始奔跑。风筝升空了,过了弄堂的架空电线,我便让弟弟跳下台子,不用再撑丫杈头了。已在空中的风筝力量很大,线绷得特别紧,一阵风吹来,风筝左右摇摆,直翻跟头,我吓得大叫。这时,哥哥接过风筝,拉着抖了几下,风筝又飞稳了,他又把线还给了我。

风筝愈来愈远,我的眼神一刻也不敢离开我的“天使”。天,澄明圣洁;云,洁白无瑕;风,无忧无虑;风筝,自由自在。正乐不可支的时候,风筝却不停地在空中翻跟头,最后,一头猛扎下来,消失在视线中,我那高兴劲儿顿时烟消云散。我顺着风筝掉落的方向,走过了一条又一条弄堂,在房顶、树枝、电线杆上寻找着风筝的下落,没有发现自己的风筝,却在安西路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一只人家“放飞”的风筝。我爬上围墙搭着又爬上了大树,把有点破损的风筝捡了回来,心情顿时好了许多。

我放风筝的线是拿母亲做针线的棉纱线的,风

平常的一个日子,冠上一个“××”节,成了近年来的时髦玩意,什么外国“情人节”、中国“情人节”;还有什么“光棍节”等等……依我看,都是“商品节”或是“购物节”。

试看,“节日”一到,商场欢天喜地地张灯结彩打起了“折扣牌”,其实本身就值这个价,还有利润。我曾陪老婆和女儿去欢度过这种“节”。走进商场(严格的说是“挤”商场)人山人海,不时有“黄牛”来问“兑换券有吗?”我私下问过“黄牛”,一天能赚多少?“黄牛”回答倒干脆,“没二三千年来干嘛?”我又觉得“××”节叫“黄牛”节也不过分。

中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,如为了纪念屈原投江而设立的“端午节”、为尊敬

弧线,怕被弄堂电线缠住,我开始收线了,风筝愈靠愈近,缓缓落下,马上就要回到手中了,可惜,还是被弄堂的架空线缠住了,几经努力,风筝还是挣脱不了,只能扯断了风筝线。

一顿“竹笋烤肉”后,母亲把做针线活不多的线板线团统统藏在梳妆台里锁掉了,这下,我没线放风筝了。看到弄堂里别的孩子拉着长长的线,牵动着风筝,也深深牵动着我的心。

弄堂里总有几个老太在家门口的暖阳里纳鞋底,做针线活。她们针线篮中一只只的线团吸引了我的眼球。我把小皮球踢到了她们的针线篮旁,趁机

抓走了几个线团就溜了。第二天,我牵着风筝又来到中山公园的大草坪。这次我没有再弄家里的筷子。我在长宁路476弄口的妇女食堂门口捡了个破蒸笼,劈成竹篾做成了一个大风车,还画了一个大花脸。风筝一会高飞,一会低晃,翩翩起舞。草坪上观看我放风筝的人不少,个个仰面朝天,指指点点,议论着,夸奖我的风筝放得好。我听着沾沾自喜,更来劲了,在草坪上一阵狂奔,风车越飞越高,似乎飞到了云彩上。忽然,一阵大风吹来,风筝的尾巴被吹断了,摇摇晃晃地飞走了,连翻了十几个跟头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。我一屁股坐在了草坪上。

算起来,父亲离开我,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是27年多了。都说这是人生生死两茫茫,近三十多个春秋冬夏已然过去,人生的有些变故实在令我措手不及,锥心疼痛。但一刀刀割下去,滴血的心,撕裂的疼,苦涩的泪,也就一日日变淡,伤口已结痂,泪水也擦干,淡化得感觉自己的心亦变硬。有时明明心里还想着远去的一位亲人,缓一缓,舒口气,就能转换念头,风轻云淡地与人闲话,心无旁骛地处理工作,然后喝杯茶,什么也不想,不许想,默默。

虽说有时,在夜深人静、孤寂徘徊,在郁闷得无可如何的时候,会自觉地想到从前与过往,情不自禁地想到远去的父母,那些变成回忆的亲人。但那种记忆,已不复是刻骨的忧伤,而是一种轻梦无痕的牵挂。有时面对夜空,想到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,每一颗星星都住着一位逝去亲人的说法,我甚至会多情地寻找,想着哪颗星是父亲,是母亲,他们不是也在用闪闪的星光诉说他们的牵挂,向我张望,自己将来又该在哪里……在如此星空下,我心中并不觉得忧伤或孤独,却自然地涌上一层暖意。我知道,在我心里,与母亲人其实是永生的,便也似乎有了安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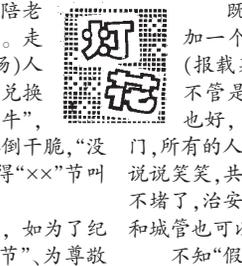
我知道,有些事其实不需要想起,有些人,永远也不会忘记。从生命的源初,直到最后的终点,而这样一个阳光温软的深秋,九九重阳节的第二日,父亲走进我的梦中,一定是他想我了,或者是我想了家——也许都有。

相信对于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有所触动,对于药理学的大学生来说,炎帝神农氏以及炎陵的意义想必更是非同寻常。炎帝神农氏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很多事情是不历艰辛不入门的,世上没有平常的成功,我们都是尝试中前行的,我们的成功是在经历挫折甚至不断的失败中获得的。

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,我们不要轻易放过扑面而来的那些风景,也许它只是简单的一座山一道水一架桥,或者只是一个朴素的地名,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对自己人生有益的东西。当这些东西在你面前一晃而过的时候,你若还能对其若有所思,甚至心有灵犀地被其打动,也就不枉它们在千万人当中与你萍水相逢了。

“××”节

吴德胜



既然喜欢过“节”,我提议再加一个“节日”,那就是“休息节”(报载某地已提出设“疲劳节”),不管是“休息节”也好,“疲劳节”也好,这一天,所有的人都不出门,所有的人把手机关了,全家人在一起说说笑笑,共享天伦之乐。这样,交通也不堵了,治安也好了,连整天忙碌的警察和城管也可以安心地休息一天了。不知“假日办”会采纳我的建议吗?

粮油店里拷酱油



剪影 李建国



儿子在西部地区高校上学,新学期开学,他是乘火车去的,第一天晚上出发,第二天下午我在微信上问他到哪里了,他简要地回两个字“炎陵”。

炎陵?我突然打了个激灵,似乎被某种东西不经意间冲撞了一下。要知道,儿子在大学学的是药学,而湖南炎陵县曾是炎帝神农氏尝百草的地方,后来又成了炎帝的安寝福地,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始祖,将该地命名为炎陵。在我问儿子的这个时候,他说了炎陵,这难道是一种巧合么?冥冥中的这种巧合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激动。

一个是几千年前我国医药事业的先行者,为了百姓的健康,当年的炎帝神农氏餐露宿,备尝艰辛,“尝一日而遇七十毒,

周日,上高中的女儿去学校了。爱人约了同事上茶馆喝茶。我没人管,正好睡个回笼觉。一个中年男人,睡一次懒觉,也是难得享受一次的清福……

又见到了那条悠长的青砖路,三只鸡在路边悠闲觅食,有犬吠声从深巷里传来。又看到那个背了花书包的长辫子女生匆匆走过。

一户人家欢声笑语,客厅里摆了几张桌,桌前坐满了亲友,饭菜与酒肉的香味飘到了街面上来。我从大门前经过,才知道是我一个堂叔家可能在办什么喜事。

正心中疑惑,后面有人叫我。回头看,是父亲,上身是藏青蓝的中山装,乐呵呵的样子。脸上红光满面的,并不是我印象中的那般憔悴。便问,身体不错啊?父亲笑,是吗?看来今年死不了啦。我心中一惊,不解父亲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。父亲也才六十多岁的样子,并不见老态。父亲仍是笑眯眯的,说堂叔让他来叫我去喝酒呢,不知道我从部队上回来。

这才明白,自己是千里迢迢从部队回家探亲的。但也奇怪,为何见了父亲并不是久别重逢的亲切与欣喜。

父亲还在望着我,笑。暮然——就醒了。深秋的阳光照过来,我在床上,城里的家中。懵懂中,想要抓住梦中的父亲,再聊上几句,却是不能够了。我心内愣怔着,父亲红光满面的样子犹在面前,他熟悉亲切的声音还在我耳畔,他眼中的光波仍是从前那样温暖甚至慈祥得令我依恋。只是,我知道,再过上一阵,时间就会令他的声音消失,将他的面容模糊,将他慈祥的目光切断……直至变成我心底里不再明晰的一个幻梦。

时间啊,真是把凌厉得不见血的刀。父亲离开我,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是27年多了。都说这是人生生死两茫茫,近三十多个春秋冬夏已然过去,人生的有些变故实在令我措手不及,锥心疼痛。但一刀刀割下去,滴血的心,撕裂的疼,苦涩的泪,也就一日日变淡,伤口已结痂,泪水也擦干,淡化得感觉自己的心亦变硬。有时明明心里还想着远去的一位亲人,缓一缓,舒口气,就能转换念头,风轻云淡地与人闲话,心无旁骛地处理工作,然后喝杯茶,什么也不想,不许想,默默。

虽说有时,在夜深人静、孤寂徘徊,在郁闷得无可如何的时候,会自觉地想到从前与过往,情不自禁地想到远去的父母,那些变成回忆的亲人。但那种记忆,已不复是刻骨的忧伤,而是一种轻梦无痕的牵挂。有时面对夜空,想到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,每一颗星星都住着一位逝去亲人的说法,我甚至会多情地寻找,想着哪颗星是父亲,是母亲,他们不是也在用闪闪的星光诉说他们的牵挂,向我张望,自己将来又该在哪里……在如此星空下,我心中并不觉得忧伤或孤独,却自然地涌上一层暖意。我知道,在我心里,与母亲人其实是永生的,便也似乎有了安慰。

我知道,有些事其实不需要想起,有些人,永远也不会忘记。从生命的源初,直到最后的终点,而这样一个阳光温软的深秋,九九重阳节的第二日,父亲走进我的梦中,一定是他想我了,或者是我想了家——也许都有。

相信对于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有所触动,对于药理学的大学生来说,炎帝神农氏以及炎陵的意义想必更是非同寻常。炎帝神农氏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很多事情是不历艰辛不入门的,世上没有平常的成功,我们都是尝试中前行的,我们的成功是在经历挫折甚至不断的失败中获得的。

周日,上高中的女儿去学校了。爱人约了同事上茶馆喝茶。我没人管,正好睡个回笼觉。一个中年男人,睡一次懒觉,也是难得享受一次的清福……

又见到了那条悠长的青砖路,三只鸡在路边悠闲觅食,有犬吠声从深巷里传来。又看到那个背了花书包的长辫子女生匆匆走过。

一户人家欢声笑语,客厅里摆了几张桌,桌前坐满了亲友,饭菜与酒肉的香味飘到了街面上来。我从大门前经过,才知道是我一个堂叔家可能在办什么喜事。

正心中疑惑,后面有人叫我。回头看,是父亲,上身是藏青蓝的中山装,乐呵呵的样子。脸上红光满面的,并不是我印象中的那般憔悴。便问,身体不错啊?父亲笑,是吗?看来今年死不了啦。我心中一惊,不解父亲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。父亲也才六十多岁的样子,并不见老态。父亲仍是笑眯眯的,说堂叔让他来叫我去喝酒呢,不知道我从部队上回来。

这才明白,自己是千里迢迢从部队回家探亲的。但也奇怪,为何见了父亲并不是久别重逢的亲切与欣喜。

父亲还在望着我,笑。暮然——就醒了。深秋的阳光照过来,我在床上,城里的家中。懵懂中,想要抓住梦中的父亲,再聊上几句,却是不能够了。我心内愣怔着,父亲红光满面的样子犹在面前,他熟悉亲切的声音还在我耳畔,他眼中的光波仍是从前那样温暖甚至慈祥得令我依恋。只是,我知道,再过上一阵,时间就会令他的声音消失,将他的面容模糊,将他慈祥的目光切断……直至变成我心底里不再明晰的一个幻梦。

时间啊,真是把凌厉得不见血的刀。父亲离开我,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是27年多了。都说这是人生生死两茫茫,近三十多个春秋冬夏已然过去,人生的有些变故实在令我措手不及,锥心疼痛。但一刀刀割下去,滴血的心,撕裂的疼,苦涩的泪,也就一日日变淡,伤口已结痂,泪水也擦干,淡化得感觉自己的心亦变硬。有时明明心里还想着远去的一位亲人,缓一缓,舒口气,就能转换念头,风轻云淡地与人闲话,心无旁骛地处理工作,然后喝杯茶,什么也不想,不许想,默默。

虽说有时,在夜深人静、孤寂徘徊,在郁闷得无可如何的时候,会自觉地想到从前与过往,情不自禁地想到远去的父母,那些变成回忆的亲人。但那种记忆,已不复是刻骨的忧伤,而是一种轻梦无痕的牵挂。有时面对夜空,想到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,每一颗星星都住着一位逝去亲人的说法,我甚至会多情地寻找,想着哪颗星是父亲,是母亲,他们不是也在用闪闪的星光诉说他们的牵挂,向我张望,自己将来又该在哪里……在如此星空下,我心中并不觉得忧伤或孤独,却自然地涌上一层暖意。我知道,在我心里,与母亲人其实是永生的,便也似乎有了安慰。

我知道,有些事其实不需要想起,有些人,永远也不会忘记。从生命的源初,直到最后的终点,而这样一个阳光温软的深秋,九九重阳节的第二日,父亲走进我的梦中,一定是他想我了,或者是我想了家——也许都有。

相信对于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有所触动,对于药理学的大学生来说,炎帝神农氏以及炎陵的意义想必更是非同寻常。炎帝神农氏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很多事情是不历艰辛不入门的,世上没有平常的成功,我们都是尝试中前行的,我们的成功是在经历挫折甚至不断的失败中获得的。

周日,上高中的女儿去学校了。爱人约了同事上茶馆喝茶。我没人管,正好睡个回笼觉。一个中年男人,睡一次懒觉,也是难得享受一次的清福……

又见到了那条悠长的青砖路,三只鸡在路边悠闲觅食,有犬吠声从深巷里传来。又看到那个背了花书包的长辫子女生匆匆走过。

一户人家欢声笑语,客厅里摆了几张桌,桌前坐满了亲友,饭菜与酒肉的香味飘到了街面上来。我从大门前经过,才知道是我一个堂叔家可能在办什么喜事。

正心中疑惑,后面有人叫我。回头看,是父亲,上身是藏青蓝的中山装,乐呵呵的样子。脸上红光满面的,并不是我印象中的那般憔悴。便问,身体不错啊?父亲笑,是吗?看来今年死不了啦。我心中一惊,不解父亲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。父亲也才六十多岁的样子,并不见老态。父亲仍是笑眯眯的,说堂叔让他来叫我去喝酒呢,不知道我从部队上回来。

这才明白,自己是千里迢迢从部队回家探亲的。但也奇怪,为何见了父亲并不是久别重逢的亲切与欣喜。

父亲还在望着我,笑。暮然——就醒了。深秋的阳光照过来,我在床上,城里的家中。懵懂中,想要抓住梦中的父亲,再聊上几句,却是不能够了。我心内愣怔着,父亲红光满面的样子犹在面前,他熟悉亲切的声音还在我耳畔,他眼中的光波仍是从前那样温暖甚至慈祥得令我依恋。只是,我知道,再过上一阵,时间就会令他的声音消失,将他的面容模糊,将他慈祥的目光切断……直至变成我心底里不再明晰的一个幻梦。

时间啊,真是把凌厉得不见血的刀。父亲离开我,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是27年多了。都说这是人生生死两茫茫,近三十多个春秋冬夏已然过去,人生的有些变故实在令我措手不及,锥心疼痛。但一刀刀割下去,滴血的心,撕裂的疼,苦涩的泪,也就一日日变淡,伤口已结痂,泪水也擦干,淡化得感觉自己的心亦变硬。有时明明心里还想着远去的一位亲人,缓一缓,舒口气,就能转换念头,风轻云淡地与人闲话,心无旁骛地处理工作,然后喝杯茶,什么也不想,不许想,默默。

虽说有时,在夜深人静、孤寂徘徊,在郁闷得无可如何的时候,会自觉地想到从前与过往,情不自禁地想到远去的父母,那些变成回忆的亲人。但那种记忆,已不复是刻骨的忧伤,而是一种轻梦无痕的牵挂。有时面对夜空,想到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,每一颗星星都住着一位逝去亲人的说法,我甚至会多情地寻找,想着哪颗星是父亲,是母亲,他们不是也在用闪闪的星光诉说他们的牵挂,向我张望,自己将来又该在哪里……在如此星空下,我心中并不觉得忧伤或孤独,却自然地涌上一层暖意。我知道,在我心里,与母亲人其实是永生的,便也似乎有了安慰。

我知道,有些事其实不需要想起,有些人,永远也不会忘记。从生命的源初,直到最后的终点,而这样一个阳光温软的深秋,九九重阳节的第二日,父亲走进我的梦中,一定是他想我了,或者是我想了家——也许都有。

相信对于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有所触动,对于药理学的大学生来说,炎帝神农氏以及炎陵的意义想必更是非同寻常。炎帝神农氏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很多事情是不历艰辛不入门的,世上没有平常的成功,我们都是尝试中前行的,我们的成功是在经历挫折甚至不断的失败中获得的。

放风筝

陈建兴

每当头上有风筝掠过,像自由的精灵在飞舞,便想起弄堂的童年。我爬上家里的屋顶,坐在“老虎窗”上,左手拿着线板放线,右手拉着线不断抖动,风筝越放越高。

儿时的风筝不像现在的风筝材质那么多,那么巧,花样繁多,我们只有双手,竹篾和薄纸,关心的是风筝飞得多高多远。

做风筝不算复杂,我弄堂有人丢弃的断扁担、破箩筐、竹篱笆,实在找不到就劈自家筷子笼里的筷子做风筝骨子。记得看到过曹家渡16路地铁站旁有家竹器店,师傅将竹篾浸水令其软身,再用刀将其剖开……我把二根筷子劈成四片,削成二横一纵的竹篾,二横的稍短,一纵的稍长,用铅笔刀片把三根竹篾刮削得粗细均匀、光滑,再用砂皮打磨一会就成了风筝骨子。我做的骨子呈“干”字形的骨架,用细线把三根竹篾扎紧,固定住。米没有糨糊,就用剩饭的米粒贴风筝纸。糊风筝的纸是去曹家渡战斗文具店买来的透明薄纸,更多的时候是撕下自己写毛笔的大楷薄纸,风筝的尾巴则是用写过的练习簿一节一节粘接成的,有二米多长。

做完,隔天我拿着风筝兴冲冲来到中山公园大草坪上。蔚然的天空中,已有几只翱翔的风筝。我左手拿起风筝,右手捏着线板,一直在草坪上狂奔,起初以为风筝升空了,直到我满头大汗跑累了停了下来,发现风筝却在草坪上被拖拽着,非但没飞起来,还拖坏了。心情糟透了。

回到家,我把拖坏的

风筝用薄纸打上了“补丁”。没心思再去中山公园了,就让弟弟在家门口搭的台子上,手撑着丫杈头,我把风筝线放在U形丫槽里,弟弟高高撑起,我在下面左手拿线板,右手拉着风筝线开始奔跑。风筝升空了,过了弄堂的架空电线,我便让弟弟跳下台子,不用再撑丫杈头了。已在空中的风筝力量很大,线绷得特别紧,一阵风吹来,风筝左右摇摆,直翻跟头,我吓得大叫。这时,哥哥接过风筝,拉着抖了几下,风筝又飞稳了,他又把线还给了我。

风筝愈来愈远,我的眼神一刻也不敢离开我的“天使”。天,澄明圣洁;云,洁白无瑕;风,无忧无虑;风筝,自由自在。正乐不可支的时候,风筝却不停地在空中翻跟头,最后,一头猛扎下来,消失在视线中,我那高兴劲儿顿时烟消云散。我顺着风筝掉落的方向,走过了一条又一条弄堂,在房顶、树枝、电线杆上寻找着风筝的下落,没有发现自己的风筝,却在安西路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一只人家“放飞”的风筝。我爬上围墙搭着又爬上了大树,把有点破损的风筝捡了回来,心情顿时好了许多。

我放风筝的线是拿母亲做针线的棉纱线的,风

平常的一个日子,冠上一个“××”节,成了近年来的时髦玩意,什么外国“情人节”、中国“情人节”;还有什么“光棍节”等等……依我看,都是“商品节”或是“购物节”。

试看,“节日”一到,商场欢天喜地地张灯结彩打起了“折扣牌”,其实本身就值这个价,还有利润。我曾陪老婆和女儿去欢度过这种“节”。走进商场(严格的说是“挤”商场)人山人海,不时有“黄牛”来问“兑换券有吗?”我私下问过“黄牛”,一天能赚多少?“黄牛”回答倒干脆,“没二三千年来干嘛?”我又觉得“××”节叫“黄牛”节也不过分。

中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,如为了纪念屈原投江而设立的“端午节”、为尊敬

弧线,怕被弄堂电线缠住,我开始收线了,风筝愈靠愈近,缓缓落下,马上就要回到手中了,可惜,还是被弄堂的架空线缠住了,几经努力,风筝还是挣脱不了,只能扯断了风筝线。

一顿“竹笋烤肉”后,母亲把做针线活不多的线板线团统统藏在梳妆台里锁掉了,这下,我没线放风筝了。看到弄堂里别的孩子拉着长长的线,牵动着风筝,也深深牵动着我的心。

弄堂里总有几个老太在家门口的暖阳里纳鞋底,做针线活。她们针线篮中一只只的线团吸引了我的眼球。我把小皮球踢到了她们的针线篮旁,趁机

抓走了几个线团就溜了。第二天,我牵着风筝又来到中山公园的大草坪。这次我没有再弄家里的筷子。我在长宁路476弄口的妇女食堂门口捡了个破蒸笼,劈成竹篾做成了一个大风车,还画了一个大花脸。风筝一会高飞,一会低晃,翩翩起舞。草坪上观看我放风筝的人不少,个个仰面朝天,指指点点,议论着,夸奖我的风筝放得好。我听着沾沾自喜,更来劲了,在草坪上一阵狂奔,风车越飞越高,似乎飞到了云彩上。忽然,一阵大风吹来,风筝的尾巴被吹断了,摇摇晃晃地飞走了,连翻了十几个跟头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。我一屁股坐在了草坪上。

算起来,父亲离开我,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是27年多了。都说这是人生生死两茫茫,近三十多个春秋冬夏已然过去,人生的有些变故实在令我措手不及,锥心疼痛。但一刀刀割下去,滴血的心,撕裂的疼,苦涩的泪,也就一日日变淡,伤口已结痂,泪水也擦干,淡化得感觉自己的心亦变硬。有时明明心里还想着远去的一位亲人,缓一缓,舒口气,就能转换念头,风轻云淡地与人闲话,心无旁骛地处理工作,然后喝杯茶,什么也不想,不许想,默默。

虽说有时,在夜深人静、孤寂徘徊,在郁闷得无可如何的时候,会自觉地想到从前与过往,情不自禁地想到远去的父母,那些变成回忆的亲人。但那种记忆,已不复是刻骨的忧伤,而是一种轻梦无痕的牵挂。有时面对夜空,想到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,每一颗星星都住着一位逝去亲人的说法,我甚至会多情地寻找,想着哪颗星是父亲,是母亲,他们不是也在用闪闪的星光诉说他们的牵挂,向我张望,自己将来又该在哪里……在如此星空下,我心中并不觉得忧伤或孤独,却自然地涌上一层暖意。我知道,在我心里,与母亲人其实是永生的,便也似乎有了安慰。

我知道,有些事其实不需要想起,有些人,永远也不会忘记。从生命的源初,直到最后的终点,而这样一个阳光温软的深秋,九九重阳节的第二日,父亲走进我的梦中,一定是他想我了,或者是我想了家——也许都有。

相信对于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有所触动,对于药理学的大学生来说,炎帝神农氏以及炎陵的意义想必更是非同寻常。炎帝神农氏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很多事情是不历艰辛不入门的,世上没有平常的成功,我们都是尝试中前行的,我们的成功是在经历挫折甚至不断的失败中获得的。

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,我们不要轻易放过扑面而来的那些风景,也许它只是简单的一座山一道水一架桥,或者只是一个朴素的地名,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对自己人生有益的东西。当这些东西在你面前一晃而过的时候,你若还能对其若有所思,甚至心有灵犀地被其打动,也就不枉它们在千万人当中与你萍水相逢了。

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,我们不要轻易放过扑面而来的那些风景,也许它只是简单的一座山一道水一架桥,或者只是一个朴素的地名,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对自己人生有益的东西。当这些东西在你面前一晃而过的时候,你若还能对其若有所思,甚至心有灵犀地被其打动,也就不枉它们在千万人当中与你萍水相逢了。

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,我们不要轻易放过扑面而来的那些风景,也许它只是简单的一座山一道水一架桥,或者只是一个朴素的地名,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对自己人生有益的东西。当这些东西在你面前一晃而过的时候,你若还能对其若有所思,甚至心有灵犀地被其打动,也就不枉它们在千万人当中与你萍水相逢了。

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,我们不要轻易放过扑面而来的那些风景,也许它只是简单的一座山一道水一架桥,或者只是一个朴素的地名,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对自己人生有益的东西。当这些东西在你面前一晃而过的时候,你若还能对其若有所思,甚至心有灵犀地被其打动,也就不枉它们在千万人当中与你萍水相逢了。

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,我们不要轻易放过扑面而来的那些风景,也许它只是简单的一座山一道水一架桥,或者只是一个朴素的地名,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对自己人生有益的东西。当这些东西在你面前一晃而过的时候,你若还能对其若有所思,甚至心有灵犀地被其打动,也就不枉它们在千万人当中与你萍水相逢了。

周日,上高中的女儿去学校了。爱人约了同事上茶馆喝茶。我没人管,正好睡个回笼觉。一个中年男人,睡一次懒觉,也是难得享受一次的清福……

又见到了那条悠长的青砖路,三只鸡在路边悠闲觅食,有犬吠声从深巷里传来。又看到那个背了花书包的长辫子女生匆匆走过。

一户人家欢声笑语,客厅里摆了几张桌,桌前坐满了亲友,饭菜与酒肉的香味飘到了街面上来。我从大门前经过,才知道是我一个堂叔家可能在办什么喜事。

正心中疑惑,后面有人叫我。回头看,是父亲,上身是藏青蓝的中山装,乐呵呵的样子。脸上红光满面的,并不是我印象中的那般憔悴。便问,身体不错啊?父亲笑,是吗?看来今年死不了啦。我心中一惊,不解父亲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来。父亲也才六十多岁的样子,并不见老态。父亲仍是笑眯眯的,说堂叔让他来叫我去喝酒呢,不知道我从部队上回来。

这才明白,自己是千里迢迢从部队回家探亲的。但也奇怪,为何见了父亲并不是久别重逢的亲切与欣喜。

父亲还在望着我,笑。暮然——就醒了。深秋的阳光照过来,我在床上,城里的家中。懵懂中,想要抓住梦中的父亲,再聊上几句,却是不能够了。我心内愣怔着,父亲红光满面的样子犹在面前,他熟悉亲切的声音还在我耳畔,他眼中的光波仍是从前那样温暖甚至慈祥得令我依恋。只是,我知道,再过上一阵,时间就会令他的声音消失,将他的面容模糊,将他慈祥的目光切断……直至变成我心底里不再明晰的一个幻梦。

时间啊,真是把凌厉得不见血的刀。父亲离开我,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是27年多了。都说这是人生生死两茫茫,近三十多个春秋冬夏已然过去,人生的有些变故实在令我措手不及,锥心疼痛。但一刀刀割下去,滴血的心,撕裂的疼,苦涩的泪,也就一日日变淡,伤口已结痂,泪水也擦干,淡化得感觉自己的心亦变硬。有时明明心里还想着远去的一位亲人,缓一缓,舒口气,就能转换念头,风轻云淡地与人闲话,心无旁骛地处理工作,然后喝杯茶,什么也不想,不许想,默默。

虽说有时,在夜深人静、孤寂徘徊,在郁闷得无可如何的时候,会自觉地想到从前与过往,情不自禁地想到远去的父母,那些变成回忆的亲人。但那种记忆,已不复是刻骨的忧伤,而是一种轻梦无痕的牵挂。有时面对夜空,想到天上一颗星,地上一个人,每一颗星星都住着一位逝去亲人的说法,我甚至会多情地寻找,想着哪颗星是父亲,是母亲,他们不是也在用闪闪的星光诉说他们的牵挂,向我张望,自己将来又该在哪里……在如此星空下,我心中并不觉得忧伤或孤独,却自然地涌上一层暖意。我知道,在我心里,与母亲人其实是永生的,便也似乎有了安慰。

我知道,有些事其实不需要想起,有些人,永远也不会忘记。从生命的源初,直到最后的终点,而这样一个阳光温软的深秋,九九重阳节的第二日,父亲走进我的梦中,一定是他想我了,或者是我想了家——也许都有。

相信对于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有所触动,对于药理学的大学生来说,炎帝神农氏以及炎陵的意义想必更是非同寻常。炎帝神农氏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很多事情是不历艰辛不入门的,世上没有平常的成功,我们都是尝试中前行的,我们的成功是在经历挫折甚至不断的失败中获得的。

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,我们不要轻易放过扑面而来的那些风景,也许它只是简单的一座山一道水一架桥,或者只是一个朴素的地名,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对自己人生有益的东西。当这些东西在你面前一晃而过的时候,你若还能对其若有所思,甚至心有灵犀地被其打动,也就不枉它们在千万人当中与你萍水相逢了。

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,我们不要轻易放过扑面而来的那些风景,也许它只是简单的一座山一道水一架桥,或者只是一个朴素的地名,但细心的人会发现这里面隐藏着对自己人生有益的东西。当这些东西在你